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卷之四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催各邊民屯疏

題為民屯積逋邊餉日匱乞
賜申飭參罰考成舊規以足經用事貴州等淸吏司案呈照得九邊主客年例兵餉俱有各省府州縣民運及各衛屯糧供給民屯一分之足即京運一分之省也舊例
御覽冊內開經管職名以嚴考成年終有參罰之疏

以示懲勸立法至萬曆二十五年間各鎮拖
欠數多又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行各餉司會同撫按查參未完通行去後至
今祗事虛文遞負益多絕未見參罰一人以致
有司愈加玩愒及今各鎮告匱之文無日不投
中間或有上半年不足而預借下半年今年不
足而預借明年即各處民壯工食原議歸農以
爲濟邊之用今有十年不解一分者積獘如此
餉額安得不虧呈乞照例題

請申飭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之制一鎮之軍馬自有一鎮之民屯後來間
發京帑原爲一時權宜之計以濟然眉奈相沿
日久疆埸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應發之物
其視民屯拖逋漫不經心則日恃有京帑之可
補耳往在全盛之時尚難虛內以事外况當茲
匱乏而尾閭洩之無適非策乎且每年督撫會
繳
御覽文冊奏稱民屯未完者聽其另疏參罰矣而未

見其疏也管糧郎中有專任責成會同參罰之例矣而未見其會也時艱若此縱不能多方搜刮別出他籌豈于應解錢糧見行事例亦不能着實舉行其于國計軍儲將安裨也切照清理錢糧之數責之餉司爲專一方參劾之權責之撫臣方重相應題

請申飭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處撫臣及管糧郎中等官將本鎮額餉係各省府州縣衛所應解濟邊民屯等項錢糧無論本折悉行查出完欠數目行會各省

布政司都司及北直隸順天等府備開經管職

名限每年六月內隨進

御覽文冊後依照本部見行事例撫臣及郎中等官

將拖欠等處官員各具參奏前來咨臣部分別

年分銀數多寡覆

請酌量處分毋以姑息之故托為空言毋以彼此之

間各相推諉目今太倉如洗朝不及夕

國家隱憂莫此為甚凡為臣子誼切公家兵食相

須原非二事臣等自今題　請之後不得不討

各鎮民屯原額以𢍰見發之銀儻拖逋仍前參

疏不至異日邊儲有恢又得據事考成疆場之

臣似難代諉其責及今不言臣等之罪及今不

行諸臣之罪統惟

聖明軫念

天語可嚀則軍國之大計有裨臣等之杞憂可釋矣

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從來邊餉倚辦民屯後迺以京運接濟如何任

其拖欠不行參罰職任安在着各巡撫及管糧郎

中照見行事例着實行爾部還分别覆擬處治不許徇私姑息互相容隱推諉欽此

題查已解錢糧未到疏

題爲清核錢糧以裕　國計事臣惟國家所以取諸民者自田賦之入以至山海魚鹽關攤之徵無以券漏財之孔吏無可開矣乃今邊餉匱急內供稽延日夜焦勞束手無策計惟清查已徵之逋已解之侵庶可接濟萬一於此耳以故莅任以來日與司屬將直省一切歲額已完未完令諸司分核之而臣復總核之經今三月稍得端倪中間有撫按已報差官起解而杳無音耗者

有官解投納退出改換而竟無下落者有投文到部全未交納而私自逃回者有擅將錢糧沿途轉販而久不投文者或被積歇哄騙遂致經年不完或告頂改別項希圖延挨躲閃種種耗蠹難以枚舉及今不一查刷流弊將無已時蓋臣部數年以前倉庫稍充即有積逋奸侵之弊猶可從容而責轉輸乃今那借一空視此銖錙尺寸之需不啻饑渴而望飲食故寬政一也如其在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損雖在上益則

在下今業已輸之官矣欠在員役則此非秘密之橐也欠在保歇則此非奸宄之資也安得借口於小民拖欠之說而幾倖於不

詔蠲免之條萬一脫巾鼓變

聖怒震加臣安所措其手足乎除一面通行各該衙門上緊督催勒限完報一面榜示解官解役通限一月以裏全完免其問罪如後惟是積獘日久振刷爲艱匪

明旨申嚴臣縱移咨移文奚啻故紙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咨行各該撫按衙門轉行所屬掌印官查

照後開錢糧將已經報解未到者嚴督官解兼

程進納仍查緣何在途延經至於退換及告改

別項與擅自逃回等項通提正身押送赴部比

納毋容轉脫支吾中間或有事故郎拘的親家

屬監比代完定限文到一月以裏具繇回報如

經承員役仍前玩愒指名呈送參聽本部請

旨重究其在京候納未完者咨院[illegible]嚴督各司立限查

比或行監究保識朋騙的有實跡者許解役告發追賠一以完之遲速爲法之重輕期於盡滌夙弊以紓　國家之急再照前項弊端罪不獨在外串同擦匿吏書爲之臣部堂屬與有責也前項議處責不獨在臣懲往察來有司任之撫按司道與有責也自今伊始人文錢糧到部經承司官徇情寬假致滋拖延者容臣酌量重輕據實叅處更乞　天語叮嚀各撫按諸臣內外協恭共佐緩急以後起解錢糧先將委官職名

所解數目起程日期具揭報部以憑查考其批
迴仍酌地里遠近的限到部與回銷期日如赴
部違限一月以上送問依律究擬銷批違限兩
月之外提監家屬比銷庶覺察嚴而奸侵可杜
逋欠完而旦夕可恃臣愚不勝惓惓祈俟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二
十六日奉
聖旨各處已徵起解錢糧多爲奸徒耗蠧侵欺虧損

國計卿旣立法淸核具見精明詳密可嘉俱依擬

着實行還與各撫按不時移文通知已未完欠數

目互相覺察嚴加比銷官吏有串同摽匿徇情寬

假的應𠫭奏指名𠫭來應究治的都着盡法處治

不許容縱姑息虛文塞責了事欽此

題飭湖廣逋負疏

題爲國計空虛可虞有司逋負可駭懇乞

聖旨嚴飭綜核以濟急需以剔積蠹事頃臣因時勢

艱難公私匱竭不得已條具國儲民愁一疏

仰達宸聰雖未奉有俞旨然其間吏治民

隱臣盡體之念之而實不敢苛求以難乎其爲

下也顧臣職司儲計豈能躬親乎脈脉所恃以

分猷共念者惟是省直一二之藩臬在藩臬職

司表帥豈能足遍乎閭閻所恃以竭力從事者

惟是州縣循良之有司在有司提封一方其錢穀之出入倉庫之實虛先後之完欠皆其所經畫而職掌焉誠此以實求彼以實應中外情形如臂指之相使呼吸之相通斯爲勠力同心而可佐 國家緩急之用然未有上下相蒙前後交諉如今日楚中有司積逋狼籍以至此極也先是臣初入籍曾待罪楚省節推于時見其煙火桑麻比屋可望未嘗不豔嘆其土壤膏腴甲于寓內稱大國焉及至臣叨計部備查逋欠之

數頗獨楚省最多每一行催輙稱不足忽疑全楚幅幀如故今昔豐嗇頓懸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厥無杂不悉其顛末何也近接該省巡按御史吳楷揭帖據該布政司詳稱長沙府屬長善二縣久鈌正官係縣丞代署每縣積欠錢糧自二十一年起至今止各幾十萬又瀏陽縣欠二十一萬五千湘鄉縣欠十六萬七千湘潭縣欠八萬一千寧鄉縣欠三萬九千益陽縣欠四萬四千安化縣欠七千三百攸縣欠四萬三千臣

一見之驚悸駭愕不覺其股栗舌吐下也竊惟
國家建邦置邑即壤地褊小然分民分土各有司存有民則有租任土則作貢此從來不易之制也茲長寧等縣其額設錢糧幾何而節年積逋各至鉅萬不知此鉅萬者果無名之征藝乎抑
公家之成賦乎果災沴之虧損乎抑玩愒之稽延乎果窮民之逃累乎抑猾吏之乾沒乎果先後接管俱懵然不知乎抑明知之而姑聽之乎夫使其果係無名之征也則可自非然者纖毫

錙銖之微皆　上供之需邊餉之數胡槩視爲細故也果係災沴之虧也則可自非然者山澤土田之廣諒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胡槩置爲烏有也果係窮民之逃累也則可自非然者積姦巨猾之輩高下在心輕重在手胡并任爲侵冐也果係憒憒不知也則可自非然者新舊交代之際空文相授故套相襲胡并受其欺罔也根株盤結牢不可破反覆思維萬不可解此其故不難知矣蓋見任者僥倖于三年之考成不難

飭文案以蒙上代庖者模稜于五日之京兆不憚稍委曲以庇前闒茸無爲者展布局于才力既欲振刷而不能譎巧舍官者精神奪于窺瞯又能振刷而不欲其最下者朘削脂膏充潤囊槖且陰爲鼠之穴狐之窟知而不復問矣夫不長于催科而獨長于彌縫是樸樕之小材也其名曰巧不忍于姦宄而獨忍于良善是谿壑之濫觴也其名曰汚不敢于貪僚友而敢于貪君父是冠履之倒置也其名曰舛古稱天地生財有

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不在泰公體國之官而在
蠹國剝民之官不在力田貢賦之民而在侵公
肥己之民且也前者作俑後者效尤事事掣肘
種種影射即上司甚稱精明多避嫌怨以寬假
及至部檄一催又横口詆誣蓄不肖之心以逆
之竟不思當此中外逼討帑藏空竭之秋縱不
能多方搜括别出他籌乃于額内成數因循虧
欠一至于此則是　朝廷張官置吏不能得其
半臂之用徒爲奸藪盜魁以自利耳是故即一

長沙郡縣而天下之爲長沙者可知也儻不大
加創懲一澌夙弊則推諉欺隱將無底止臣即
蒿目焦思日夜拮据亦何益于殿最哉今聞彼
中撫按藩臬稽核催徵各自淬礪第積玩日久
匪藉
天語之叮嚀難必人心之震慴懇乞
明旨申嚴本部咨行該省撫按務將先令經手員役
指名題參容臣覆
請重加罰治庶儆風一清而弛擔者不倖脫于旣往

姦竇叢杜而當局者戒慨望于將來其于
國計邊儲亦大有裨補矣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具題初七
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國家正供錢糧止有此數長泒一
府如何積欠至于鉅萬京邊常費從何處給本處
經管員役好生欺玩着該撫按便指名參來仍清
查的數嚴徵解部毋得仍前姑息諉托不完你部
還通行各省直俾各警省催督欽此

題飭省直借用錢糧疏

題爲倉庫額課愈虧有司那借滋甚懇祈

聖明嚴行申飭以明職掌以濟時艱事竊惟人臣比肩而事一主合而視之皆爲公家之事分而屬之各有職守之常如其職雖踰頂捐糜罔敢自愛非其職雖纖毫錙銖罔敢或侵是故明乎此者可爲事上小心可爲同寅協恭而彼此不至于相病矣不謂今日諸臣其陵夷决裂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蓋臣部每歲四百萬之入以供四

百萬之出此定數也萬曆三十二年管庫主事
余自强差滿考覈收過太倉銀四百二十二萬
三千京糧銀三十五萬九千其放過總數如之
頃該庫主事張聯奎差滿候考據呈收過太倉
銀三百二十五萬七千京糧銀二十九萬二千
其放過總數亦如之相去僅僅一年而成數頓
减百萬臣初見之徬徨咨嗟何日剜日削一至
于此及細究其繇則以今歲匪薦災沴虧折之
不敷省直逋欠之不前而各處挪抵借留其侵

越有不可言者在也先是臣于萬曆三十一年
曾兩題飭借用錢糧參奉
明旨以後地方有事即照額派本項內自行區處不
許輕題留改臣遵奉行文各省直撫按司府衙
門亦不啻三令而五申矣柰臣于省直勢逖而
情疎撫按于地方耳濡而目染疎逖者難長不
及濡染者一呼即諾以故歷年以來臣部錢糧
有題留者有咨留者有暫借者有永逋者甚則
有不題留不咨留而徑借用者有司奉承恐後

莫敢抗違至詢其故不曰偶值艱難則曰適當
緊急夫以已值其難誰值其易已處其急誰處
其緩豈其在地方之事獨萬不獲已而臣部內
供 三宮外餉九邊竟爲末節細故耶查自三
十年以前內外已借用過一百五十八萬八千
有奇其近年所借支截留不與焉歲額幾何分
裂乃爾效尤襲舛永無止期竊恐
國家有一事之舉卽有一事之需有如不分職掌
恣意那移就一已之功貽他人之咎迨至勢窮

時迫彼此爭執徒以乖僚誼而對
簡誅是豈純臣之義盛世之風哉歲且更始見今催
進金花應發邊餉尚欠百萬有奇臣懼溺職難
逭是以不容已于喋喋有言也伏乞
皇上垂念臣部艱苦再賜
天語叮嚀容臣轉行各省直撫按司府衙門但係京
邊錢糧隨徵隨解不得久停倉庫以致那抵仍
飭自二十四年爲始以後凡有事自照額項區
處不得擅自借留甘若

明旨私自那解者許臣等查出參處廢職守可明侵

借可杜而于

國計邊儲亦永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

二月初三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卿部積貯空虛支吾不給朕所軫念各地方即

動有急務自宜查照額項多方區處豈得擅借留

以虧國家根本之計自今各省直京邊錢糧俱要

隨徵隨解不許久停倉庫以致借抵有司不奉明

旨私自那解的聽該部參來處治欽此

差官分催錢糧疏

題爲九邊告急萬不能支懇

恩暫借老庫銀兩以救目前危困事項該本部題前

事奉

聖旨邊餉告急老庫空虛平日收納督催職守何在內帑置之供用尚且不敷將何給發老庫銀准暫借十萬兩作速解發候外解充盈照數償補朕念民窮財盡之時猝難催辦着于買辦銀兩准留十萬兩接濟急用以昭朝廷愛民恤軍德意其河工

擅借銀兩并各項拖欠正租你部便查處來說欽
此欽遵隨該戶科抄出到部臣竊惟
皇上首責臣部平日收納督催詞嚴義正何說之辭
至以庫藏空虛上厪　睿慮既允借老庫銀十
萬兩用弭然眉近患復　准留買辦銀十萬兩
用銷竭澤隱憂且令臣部查處擅借銀兩及各
項拖欠正租臣等恭誦　綸音倍切慚怍除河
工擅借銀遵奉　明旨移咨河道督撫諸臣嚴
催解補外連日細查省直拖欠自二十九年至

三十二年約二百萬有奇即三十三年未完已
至百萬加以近日　典禮河工虧減又不下百
萬夫臣部歲入歲出僅此四百萬耳茲就一歲
而言入有百萬之歉出有百萬之增合計歲額
共虧二百萬金則邊餉之告匱而太倉之一空
又何待于臣詞之畢乎以此情形向来告急省
直者雖是藉尺檄以相逼乃咨文日煩聽睹日
厭此固能往彼亦能來如今日報云災沴當蠲
矣其真正被災與否誰得而稽也如明日報云

微完貯庫矣其真正在庫與否安可盡憑也內
外懸隔既如是之遠前後因循又率以爲常臣
即泣血嘔心何益于餉今幸奉 旨查處臣又
竊思雖無他伎倆唯有差官守催庶此欠彼完
得于目擊而按季逐月據實郵聞意者可佐臣
部緩急于萬分一乎再照臣之所苦難者微獨
京運一節盡從來餉邊之數有京運有民運有
屯運三者相參並用原無輕重低昂特民屯去
邊稍近故節其推輓之勞就便轉輸不入京帑

非別京邊為起運而民屯為存留也乃近來各
鎮全靠太倉一切民屯視為駢拇臣查節年拖
欠之數至有一百六十七萬之多此一絲一毫
孰非戍賦柰何漫無責成安坐而待哺于京運
一遇給發稍遲輒群譟嘩起歸咎部臣豈
祖宗設此名目祗應故事而不必問其有無耶夫往
時京運無缺猶可言也今値窘迫棄若弁髦萬
一荷戈之士枵腹不共臣恐僨事之責內外任
之不獨臣部為然矣日玩月愒相習成風此重

彼輕了不介意　明旨所云平日收納督催職守何在然則內外督撫諸臣亦深愧於斯言乎既經查明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容臣酌差諳練司官分投前去以三十一三十二兩年爲徵完之數三十三年爲見徵之數勒令盡數催解其三十年以前錢糧照例帶徵二分自今

朝

覲在即各州縣正官必令完及九分以上者方准入

覲如未完分數指名題參無少姑息其奉差司官速

許坐守省城不得分外騷擾枉道回家仍俟催
完回部之日嚴加考覈以憑查參此責成于省
直之京運者然也至于民屯二運并乞
天語可嚀各該撫按將累年拖欠設法查催共襄
國計勿得仍前拖延專倚京帑以貽異日癥國之
憂嗟乎此一役也當民窮財盡之時爲搜括催
科之舉其招嫌啓怨不卜可知第倉庫之實虛
係三軍之飢飽係
九廟之安危臣念及此即七尺在所不顧何况于官

一官且視爲輕何恤夫怨恭益勢窮不兩重擇害莫如輕臣固籌之熟矣不者規避征求之迹彌取較大之聲臣雖至愚亦知自愛其如

國家成敗之數何哉時迫矣萬惟

聖明亟計而施行焉今將應差司官開列于後伏乞

皇上嚴加責成以重事權以期實效臣等無任惶悚祈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具題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各省直京邊錢糧拖欠至二三百萬兩部安

得不究依擬差官分投前去勸令盡數催觧其三
十年以前錢糧照例帶徵二分各州縣正官必令
完及九分以上方准入覲其各邊民屯二運屢係
成賦撫按官亦宜設法查催共襄國計毋得仍前
拖延專倚京運以貽疆圉之憂其餘俱依擬欽此

催保定拖欠錢糧疏

題為安民裕邊局難兩視懇乞

聖明亟 勅當事諸臣捐成心以濟艱危速催解以

保封疆事臣部民部也職司民命則凡小民之

休戚靡不關心焉謂災黎困頻而不謂之

請命臣之所不忍也臣部計部也職司

國計則凡軍國之度支靡不殫慮焉謂饑軍窮迫

而不謂之措處亦臣之所不敢也蓋軍與民並

重計民與計軍勢無低昂故去歲畿南災臣印

多方條議求所以賑濟之邊餉窘急臣即具疏
催請求所以共濟之四顧躊躇百方補苴至於
不得已而有言則臣之心良亦苦矣近接保定
巡撫王國疏揭為畿輔災荒最甚饑民困苦堪
憐等事中間反覆辯論似猶不盡諒臣者夫臣
一衰朽垂斃之身何性可任惟是老耄有日病
臥經年謂之徒忝實不敢辭顧猶彷彿
令甲所載凡各省直重大災傷止免存留其餘京
邊一應起運錢糧不得一槩停免是

祖宗二百年來從未有停此之例即臣三十二五兩年及去歲爲内地重災拯救宜急故陳一二未議亦不過議存留發倉原勸施濟廣平糶請金請粟等事原未曾有一語請停各地方官亦從未有一處截解者往事不遠可按而稽且見任順天巡撫劉四科舊任保定巡撫孫瑋皆一一可問也二臣保釐拊循明達體國豈其無愛百姓撫亦惟是明例昭然臣子不敢擅專而九邊數百萬荷戈之衆其饑寒迫切情景淒涼不盡

在窮民下故不得不兩念並籌委曲以應耳撫
臣謂河南山東亦多拖欠臣未特疏催請查得
河南自三十七年正月起至三十八年三月止
陸續解過共銀六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
有零而充餉陝西各鎮者不在其中山東自三
十七年正月起至三十八年三月止陸續解過
共銀一百五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兩有零
兩省源源而來未嘗不解不納臣以何名苛求
之如不分停否不分解納槩而入之嚴譴中則

此中二三有司固得借口他人以藏其拙而彼之急公好義者又何苦以勤分罪也無論臣筆難下人情不甚萬一諸臣執有理之詞以詰臣臣將何詞以對乎撫臣心切民隱停征是矣河南山東去歲之災不減畿輔不知兩省每年額解保定巡撫項下軍餉共銀七萬一千九百有奇亦曾移文彼中暫行停免否然此猶以他人供巳而言也至於井陘兵餉歲該五萬餘兩向係撫屬自徵自解屈指撫臣蒞任巳數閱月不

知此項錢糧亦停止否此項如停止不知井軍能
坐以待斃否如云未停也然則井軍軍耳十三
鎮之軍亦軍耳豈井軍之生死可念而別軍之
性命獨不可念乎撫臣又謂入春以來天未雨
粟雨金是矣但臣所催請者非今年新額也係
歷年來災傷時之拖欠并上年 傷中之已徵
在官者耳豈以青黃不接之景可原而舊逋已
徵之數竟可含糊不問乎撫臣又謂催徵一示
逃亡復業是矣但連歲 傷不止蠲補逋閣三

楚山陝兩河蜀黔浙直無處不　亦無災不虛
如必各自為計各自為停則此四百萬之邊儲
臣能點鐵以應乎試令平心以思撫屬六府果
盡赤地千里郡無遺邑邑無遺鄉否正賦之欠
果盡出自閭閻左貧民否河間順德大名徵有解
納不滿十之二三者數果盡止此否眞保入覲
之官毫無解到者果眞百姓如洗而彼中上下
一切供應盡屬烏有否無論已徵在府奉文停
解之語俱係隨朝吏典親自供吐亦無論此徵

昭彰之迹藹耳萬目勢難盡掩即以時日而論去歲十月十五日撫臣入院十一月中旬前後總下停徵之檄彼時錢糧果在民乎抑在官乎蓋江北開徵大都不出三秋其去停徵之日已數月矣截南士民素號親上樂供焉有開徵數月而錢糧尚未完者乎一時有司體國奉公雅稱表表如云谷部查取職名重加參處毋乃相持太急而灰任事者之心乎如此其何以勸將來徵催寬也蓋撫臣身在局外祇以恤民爲先而

臣身在局中惟以軍民爲念假令易地而處則臣雖不能爲撫臣所爲而撫臣必將爲臣所爲不然者其又何術之操以應十四鎮之逼索乎益臣之所處於今日者極難耳庫無甲乙之儲而人有庚癸之呼應之稍遲則名爲誤國催之稍急則見爲砍民欲處於不誤不砍之間則又無計以施常使國課有餘而無不足然則臣之遭際可謂至難至難者矣臣與撫臣曾有一日之雅道義相勗比其來也私竊幸曰庶扶我乎

不虞一旦齟齬如此他又何望焉臣前所謂呼人而人不應者此其明徵也已臣才誠拙委不能於京民兩運之外別爲轉輸臣計誠踈委不能於家宇遍災之時盡行停免臣量誠褊委不敢於已徵在官之銀再爲寬假臣擔承最怯委不敢於未奉

明旨之事委婉回徇伏望

皇上軫念邊軀再

勑撫臣軍民共體速督保定等五府掌印官恪遵

司農奏議卷之五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濂初梓

借太僕寺銀疏

題爲邊餉告急時刻難支懇乞

聖明允借寺銀以救然眉事竊惟人情一日不食則饑再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此理固然無足異者今九邊枵腹待食已數月矣向惟敢怒今且敢言寧直敢言抑且敢爲此舉朝之大小臣工無不知者知而不言念非職掌耳乃臣駑劣承乏代庖月擊時艱如負芒刺仰天吁號無

計以徹聽聞鎮日躊躇又無方以資點化時勢至此變亂將萌固臣部之責實舉朝之憂也展轉圖維心膽幾裂與其坐而待變以匍匐于將來孰若異以行權以通融于今日查得太僕寺馬價銀兩尚覺寬餘往年曾借爲軍興邊餉之用當此掘井臨渴之時再爲同舟共濟之望其在同心諒無難者伏乞

皇上主持大計軫念艱危

勅下該寺暫借庫銀一百萬兩分給九邊以救饑餒稍俟臣部充足之日照數補還夫以憂時爲國

臣子宜然而拯溺救焚達觀應爾慶有事之日

自難執無事之常藉公家之財還以佐公家之

急畧撤藩籬無分畛域此臣區區望諸臣之私

臆也疏涉發棠言之悚息伏惟我

皇上少埀察焉臣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見你部拮据甚苦今九邊待餉既急帑乏

更無可處准于太僕寺馬價內摘宜暫借一百萬

分救饑餒俟候充足照數補還你部仍多方催征

飭省撥濟將來欽此

借太僕寺銀疏

題為邊餉甚迫邊情甚危懇乞
聖慈暫借冏藏以濟然眉事臣智短才疎實邊無策
迫今秋季尚少上半年額餉一百四十餘萬軍
皆下臺狂言嘯索各督撫餉司催檄如雨傒役
如林而見貯邊銀不滿數千積日累月未能有
以應也故昨者一懇會議再懇 發帑皆未蒙
聖恩批答臣誠不敢妄測 宸衷顧時已如斯計無
所出蓋人情窮餓之極雖父不能保其子今士

有饑色矣而能保其無他乎一卒脫巾萬夫嚮應一方作難九塞沸騰臣卽捐糜無所足惜謂

陛下疆圉何　社稷何臣今非不蒐括而所在如洗一杯之水其不能救車薪之火甚明也臣亦非不督催而旣阻且脩涸轍之呼其不能待西江之汲又明也況淋潦異災人心洶懼　都中如此塞外可知而畿內江南地爲沼矣民其魚矣方且議蠲議賑又孰從而蒐括之而督催之也亂形易起於凶年苛政難行於饑歲臣今策之

惟有仰懇

聖慈軫念邊計　特諭於太僕寺馬價內暫且借數十萬兩聽臣分給各邊稍解倒懸之急益總之皆

皇上之財而制用惟時宜先重鉅總之皆

皇上之用而於時有濟正可通融即冏寺守藏諸臣知臣心急時務亦自不得緩封疆而分畛域矣獨臣寔司國計素鮮規恢數數乞憐愧罪無地然而審時度勢又難束手自安雖其苟且權宜[illegible][illegible]之下策儻亦有救焚拯溺之苦心焉伏惟

聖明垂鑒速賜施行三軍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

三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具題

槩借寺銀疏

題爲國事本屬同舟借餉誠非得已懇祈
聖鑒亟賜諭行以重邊計事臣於前月爲邊餉甚迫
邊情甚危　請借冏蔵以濟然眉奉
聖旨邊餉緊急爾部既無從措處准暫借太僕寺銀
三十萬兩分給各邊軍國事重該寺不得自分彼
此有悞邊計欽此隨經移咨兵部轉行太僕寺支
領發邊該太僕寺署寺事少卿李思孝題爲寺
帑萬分空乏邊餉勢難借支懇乞

聖明俯賜停止以重馬政以保治安事等因中間頗
諒臣萬不得已之請知臣無從措處之眞而懇
免借支亦自守藏職掌正候
旨間又該兵部尚書蕭大亨題爲計部那借不肯罔
庫積蓄無幾懇乞
聖明亟賜裁酌以重馬政以裨安攘事等因意謂
明旨雖頒寺爭未決兩請
聖裁以定與否亦既洞知塞卒脫巾餉臣迫蹙之狀
者矣然部寺所知臣之無處臣之迫蹙而所以

無處所以追歷者似尚未爲深悉至謂臣部追年所借不下九百六十餘萬若盡責之臣身臣不得不爲明析蓋臣部先年所積豈不稱饒無何四方軍興屢坎　典禮重之以歷年湊進之買辦　宮工河道　袍緞羊羢之協濟此誰非借出之邊餉也何得不履追後內帑既空外解不繼各省直復有賭借有明留有災傷之遺負有稅監之侵分此誰非額入之邊餉也何得不逼臣憶萬曆三十年三月內臣以總督承乏

署部彼時二十九年年例鉠至二百餘萬臣不
自揣卽於視事三日之後疏請　內帑未發又
三日乃請問金遂蒙　允發百萬是鉠餉在未
任之前而請借了任前之局非臣身上事也嗣
是三十一年四月内臣以九邊告急請借
內帑特蒙
聖諭太僕寺馬價原係軍國之需事同一體量借三
分之一計數五十一萬餘兩三十二年九月內
臣以年例不敷請停買辦隨奉內閣傳諭買辦

銀兩俟有積餘盡數停免還倉或動老庫或動
馬價作速給發欽奉
旨定數借支馬價三十萬此則臣始肩之兩出
特恩數亦止此其他西征哱東討倭南平播北擊虜
頻年所借或在臣山居之日或在臣總督之時
臣不得而知也而乃盡舉以爲今日之公案乎
且責及借餉司計者誠顯被其名問及餉司
兵者亦陰耗其實何也臣查九邊年例在
世宗皇帝中年數纔二百四十餘萬迄今加至四百

一十餘萬竊計各邊士馬歲歲加添各鎮芻糧歲歲增益不聞有省一錢減一米者此其間虛伍實籍耗費不貲臣可得而盡覈乎所重在邊疆臣寧嘔血刺心設法供應敢問其他要之臣才寔拙臣智寔踈東借西那信非理財長策顧遭時困詘不得不然敢遂以權爲經耶

請節請裁愧微誠之難格議蒐議括值所在之皆空水旱頻仍偏借逋逃之口查催罔應虛膺聚歛之聲計惟同室招關或有纓冠至誼即

聖慈軫念亦且明諭軍國事重不得自分彼此今奉

旨以來旬有七日久矣而未免執爭恐閧呼癸立見

窮邊之發難也臣自失職何惜捐軀惟是騷動

疆圉震驚　社稷亦未必不為兵部太僕諸臣

憂耳伏惟

聖明特鑒微臣之苦心更軫戍卒之饑色　諭遵

前旨速發聽臣差官領解則九塞寔嘉賴之豈惟計

臣臣愚不勝惶恐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十

二日具題

借寺馬價工部稅銀疏

題爲邊烽告警之餉可虞督撫交章危形已極懇

祈　聖明速賜允行破格接濟以鼓軍心以弭

虜患事遡來臣緣餉輸久缺夷釁潛張補牘嘔

心竭力上　請一時情形舉世皆以爲危也

聖衷且以爲安乎頃接薊遼總督蹇達揭帖則稱本

月十二日狡夷擁衆突犯喜峰烽火驚傳枵腹

赴敵不得已而以太僕寺馬價請矣又接順天

巡撫劉四科揭帖則稱薊鎮虜患一報於李家

谷又報於石門路主客兵馬分守信地而饔飧無資一貧如洗不得已而以借給別項請矣又接遼東巡撫趙揖揭帖則稱夷虜狡譎叵測兵馬糊口無資衆軍日逐擁門遮跪告討亦不得已而以量發　內帑請矣旬日之間警報沓至大都外惕於旣多之戎心而思以固吾圉內怵於將離之衆志而亟以庇其生其情迫故其辭危其勢窮故其望切夫豈不知　內帑之惟艱冏藏之無幾而竟爲此不情之索也蓋念虜騎

進退覘我虛實而我軍强弱實錄饑飽及今給之猶爲飽士及今不發恐將飽敵此三臣所爲目擊心寒憂深思遠不避　斧鉞急於一請以希不得之彼則得之此者也今以環薊遼昌保四鎮三十萬衆未支折色各三四個月不等而已題未發之銀幾八十萬兩其在宣大延寧等鎮者稱是臣撫膺太息寸腸欲割問外解則三令五申已無遺力問太倉則隨到隨發又無贏餘　內帑出自　聖裁非臣所敢擅議計惟有

冏寺馬價金可轉移耳至於各省稅銀原奉
聖諭一半解送工部以助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
之用頻年以來稛積頗多雖不至如
聖諭之有餘或不至如臣部之不足竊揣利害較之
宸居勢不獨緩則厚下安宅方之興作理自宜先亦
當稍爲那借以濟同舟者也伏祈
聖明念腹心之殫竭軫脊膂之顛危速沛
綸音亟行措處權將太僕寺馬價暫借五十萬兩工
部稅銀暫借二十萬兩共湊七十萬兩容臣斟

酌給發薊遼昌平及山陝等鎮以濟目前燎眉之急則士馬飽騰而勇氣自倍軍聲克振而虜伺潛消矣至於 慨渙王居恢宏士志捐七年之朽蠹壯萬里之金湯發一念之囘機炳千古之偉烈此則

明主自爲 社稷計而臣愚所惓惓拭目不皇啓處者也伏惟

聖明裁察臣無任悲懇祈祝之至等因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具題

太倉歲額盆虛請借內帑馬價疏

題爲太倉歲額盆虛遼左瀕危可慮懇祈

聖明亟發　內帑幷借冏金以救然眉以保治安事

據管理太倉銀庫署員外郎事主事翟師雍陛

任交代造冊到部本年自正月十三日起至十

一月十一日止共收銀二百六十三萬有零臣

于病榻中拭目一觀不覺驚惶失措有是哉

國計之貧寠一至此是可不爲寒心哉查得太倉

歲額共四百五十一萬八千零此定賦也

朝廷大典禮于是乎行百官俸廩于是乎給邊鎮軍餉于是乎需輸將原有定派飛輓亦有定程旣不得遲延于歲月又豈得逋欠于錙銖乃今一歲所入輒虧一百九十餘萬

皇上試以爲此百九十萬者可減乎不可減乎夫內府之宣索如舊也俸薪之仰給如舊也邊軍之待哺如舊也不惟仍舊數且日增每歲多增至百有餘萬乃額外之浮溢如彼額內之縮竭如此臣卽欲東那西湊左枝右梧而點鉄之術未

工無糧之炊竽濫聲則貧家壁立錢不盈藏槖
無登贍乃王者徒以蕭然繁費責之紀綱郎令
劉晏紓籌討然書策安所發籌此臣心所極苦
而深爲　國計危也矧爾者遼警又見告矣據
兵部接得彼處鎮撫塘報奴酋賄結西虜搶關
遼地方兇謀甚著薊門已發精兵六百往援惟
二月無糧殊爲可慮夫關原遼左係
京師肩背此豈酋奴所可窺足乃往者厲兵秣馬
已肆其鴟張今之結黨要盟益恪其麛跳既已

蠢動之有形豈可剪滅之無策今之遼左蓋岌岌矣顧師行糧從相倚為命薊兵既已無糧開遼豈云騰飽以枵腹之餓夫而責以控弦之勇鋭寧直呼癸且慮脫巾乃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此又臣心所極苦而更為

國計危也臣今計無復之矣東南大浸稽天西北旱蝗遍地災疹疹行民力凋敝呼天而天不應且註籍經年抱病卧榻部檄之飛趣不啻再三有司之抗違秖同罔兩呼人而人不應夫當

國事極搶攘之時而處此極兩難之會勞心則心已瘁殫力則力已疲蒿目以憂惟勤仰屋歎不得已則有哀鳴于　君父之前耳夫

皇上以天下爲家財賦原共爲盈虛經費亦共爲緩急太倉如洗何必擁大盈之藏邊警時聞寧不念金甌之業况畜之秖爲朽蠹沛之即爲

深仁臣請

皇上速發　內帑數百萬以備　典禮以給邊餉濟時事之孔艱紓窮費之窘迫此臣所萬懇萬叩

力請于
皇上亦欲必得于
皇上者蓋髮膚可棄拮据無門惟望
皇上憐臣恕臣解此一急難耳至于太僕馬價尚多
贏餘覓望　允借數十萬容臣部陸續補還總
之誼在同舟義先共濟彼此城府可捐公事勵
勳是急諒同臣亦有同心矣夫臣去國之臣也
何爲冐昧請捐請借上瀆
天嚴但念此來窮天極地化工之脉已窮吸[illegible]吮髓

物力之産已窮兵事河工濫費之實已窮借老庫借水衙借留都那移之計已窮且也山礦地血物怪人妖仁愛之意已窮

皇上承天凝眷正在此時散財聚民亦在此時豈其徒居積是封而錮鏽不開貨泉不注慳然有入而無出也當不其然臣今窮矣束手無可救矣

皇上如以嚴督臣中外交口而叢責于臣臣誠何敢辭罪顧此亦

皇上易爲見德之時也惟願自爲　社稷計

早宣濊澤以裕　國儲以培　國運則臣愚幸甚

國家幸甚臣無任真切哀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

題借馬價稅銀濟邊疏

題爲開遼邊警甚危兵餉萬分窘竭謹據實急迫

上請以靖封疆事臣部前月二十八日具題

太倉歲額益虛遼左瀕危可慮哀懇

聖明亟發內帑併借冏金一疏方日夕恭候

命下適接邸報見兵部一本據薊遼總督王象乾遼東巡撫李柄各塘報王小廝譯稱奴兒哈赤會宰賽煖兎各西夷頭目要搶開原地方賄結勾誘猖獗梟舉邊事孔岌若此豈臣等怡堂玩寇

時耶顧伐謀撫勦責在樞臣歲例軍需責在臣部目今薊遼已三月無糧而臣部歲額復虧一百九十餘萬若茲解運不前將何接濟樞臣謂左藏罄懸不足供度支半歲之用可爲得其實而又謂衆口嗷嗷恐其擁主將而呼庚癸可爲得其情臣今內窮于寠空外迫于飛促支離床第智殫慮窮將力請於 內帑則不能將任首山之呼則不敢抑將何以爲計哉除今太倉見財錢糧容作速差官陸續解發查得太僕馬價

工部稅銀尚多餘積伏乞

勅下部寺分借五十萬兩以給然眉豈不知冏藏無幾　鼎兵煩興然營繕之皇緩何如烽燧之倉皇驟駟之雲騰何如士卒之枵腹包桑衣袽在

聖明自有廟謨急難持危在臣子誼當共濟儻於此時猶分彼此竊恐悍卒內訌夜酋外伺異日者即正臣以誤　國之罪則臣今日固已言之矣時勢困蹙動繫安危萬乞

皇上超然遠覽閔儲偫之空匱而周濟之軫邊軍之

塞若而生全之念疆場之多虞而輯定之

速允臣請以便遵行則䄍麻

宗社當無旣矣臣愚無任激切懇禱候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